

孔平仲

續世說

孔平仲

珩璜新論

孔平仲

談苑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 五

大象出版社

Z429.44
21
:2(5)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
五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第二編 五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—鄭州:
大象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5347-4188-2

I .全... II .①朱...②傅... III .筆記—中國—宋代—選集
IV .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151711 號

定價	39.80元
印數	1 500冊
字數	202千字
開本	640×960 1/16 21.75印張
版次	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
制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出版發行	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 大象出版社
整體設計	張勝
責任編輯	郭一凡
特約編輯	陳新
全宋筆記	第二編 五

目
錄

續世說

孔平仲撰

一

珩璜新論

孔平仲撰

二三一

談苑

孔平仲撰

二八九

◎孔平仲撰

續世說

池
潔
整理

◎五平中規

齋州誌

四庫全書

點校說明

《續世說》十二卷，孔平仲撰。平仲，字義甫，又作毅甫、毅夫，臨江新餘（今江西新餘）人，生卒年不詳，為孔子四十八世孫。宋英宗治平二年（一〇六五）舉進士，神宗熙寧間為密州教授，元豐二年為都水監。哲宗朝曾任集賢校理、太常博士、江東轉運判官、提點江浙鑄錢、京西刑獄等職。紹聖初坐黨籍，謫知衡州，尋置獄潭州，移韶州。元符元年謫惠州別駕，安置英州。徽宗朝復召為朝散大夫、金部郎中，後出任提舉永興路刑獄，帥鄜延、環慶等路。崇寧年間，黨論再起，罷為主管兗州靈景宮，旋卒。《宋史》卷三四四有傳。孔平仲長於史學，兼擅詩文，與兄文仲、武仲俱以文章著稱，時號「三孔」，黃庭堅曾將他們與蘇軾兄弟並提，稱「二蘇聯璧，三孔分鼎」。孔平仲的主要著述有《珩璜新論》（《孔氏雜說》）四卷、《孔氏談苑》五卷、《續世說》十二卷、《釋稗》一卷、《朝散集》十五卷、《清江三孔集》二十一卷等。

《續世說》為續南朝宋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而作，全書從前代正史、筆記、雜著中采集遺聞逸事，基本按照《世說》的體例分類編排，《世說》分為三十六門，本書分為三十八門，無「豪爽」門，增「直諫」、「奸佞」、「邪諂」三門。本書主要反映了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時期的人物風貌、思想言行、政治得失以及社會風俗習尚等，文字簡樸暢達，敘事詳實，頗具可讀性，雖偶有一些誤記，仍

瑕不掩瑜。

《續世說》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始刻於沅州，稱沅州公使庫本，今所傳《宛委別藏》本、《守山閣叢書》本及《粵雅堂叢書》本皆以此為祖本。《宛委別藏》本一仍宋本之舊，遇有疑問，概付諸闕如；《守山閣叢書》本多以正史校改，似有損原書風貌；而《粵雅堂叢書》本取利去弊，其明顯錯誤處以正史改之，其餘皆存宋本原貌，最為善本。故此校校點，即以《粵雅堂叢書》本為底本，校以《宛委別藏》本（簡稱宛委本）、《守山閣叢書》本（簡稱守山本），並參校正史，作校勘記於書眉。

原序

史書之傳，信矣，然浩博而難觀。諸子百家之小說，誠可悅目，往往或失之誣。要而不煩，信而可考，其《世說》之肆歟。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，略而未備，爰有博雅君子，倣而增廣之，此《續世說》之所以作也。學士孔君毅甫平仲，囊括諸史，派引羣義，疏剔繁辭，揆叙名理，釐爲十二卷，可謂發史氏之英華，便學者之觀覽，豈曰小補之哉！惜其書成，未及刊行，轉相傳寫，不無烏焉成馬之弊。今茲善本，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孺，相與鏤板而藏焉。王親授於李，知其不謬。李今爲沅人，徒有其本，而所傳蓋未廣也。紹興丁丑春，雒陽王公無染濯。守沅之明年，郡學鼎新，人材益進，嘗顧謂僚佐曰：「沅爲郡僻遠，史書尤不易備，會史之要，莫善于《世說》，《續說》又盡善也。」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，即加是正，復命鐫刻，以補其不足，將俾人得其傳，其利溥哉！此書載言行美惡，區以別之，學者博古考類，擇善而從，去古人何必有間，不但資談說而已。然後知公措意，豈苟然哉！後之爲政者，能謹其藏，勿靳其傳，是亦公之用心也。三月初一日，長沙秦果序。

校勘記

卷一

德行

梁劉遵為皇太子中庶子，卒。太子深悼惜之，與其從兄孝儀令曰：「賢從弟中庶，孝友淳深，立身貞固。內含玉潤，外表瀾清，言行相符，終始如一。文史該富，琬琰為心，辭章博贍」〔一〕，玄黃成采。既以鳴謙表性〔二〕，又以難進自居。益者三友，此實其人。及宏道下邑，未申善政，而能使人結去思，野多馴翟，此亦威鳳一羽，足以驗其五德。」

梁明山賓，性篤實。嘗乏困，貨所乘牛，既售錢，乃謂買主曰：「此牛經患漏蹄，療差已久，恐後脫發，無容不相語。」買主遽追取錢。處士阮孝緒聞之，嘆曰：「此言足使還淳反朴，激薄停澆矣。」

梁庾域母，好鶴唳，域孜孜營求。一旦，雙鶴來下，人以為孝感。子子輿亦有孝行，父卒于蜀，子輿奉喪歸。至巴東灑瀕石，瞿塘大灘，秋水猶壯，子輿撫心長號，其夜五更，水忽退減，安流南下。及度，水壯如舊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灑瀕如幙本不通，瞿塘水退為庾公。」

〔一〕 辭章博贍 「博贍」原作「該博」，據守山本、《梁書》卷四一《劉遵傳》及上文改。

〔二〕 既已鳴謙表性 「鳴謙」原作「鳴讓」，據宛委本、守山本、《梁書·劉遵傳》改。

梁顧協，清介有志操。初爲廷尉正，冬服單薄，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，憚其清嚴，不敢發口，謂人曰：「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，顧郎難衣食者。」竟不敢以遺之。

宋甄彬，有行誼。常以一束苧，就州長沙寺庫質錢，後贖苧還，於苧束中得金五兩，以手巾裹之，彬送還寺庫。寺僧以半與彬，堅然不受，曰：「五月披羊裘而負薪，豈受遺金者邪！」

宋郭世通，於山陰市貨物，誤得一千錢。當時不覺，分背方悟，追還本主。錢主驚歎，以半與之，世通委之而去。

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，私第有樓，下臨酒肆。其人嘗候晦，言曰：「微賤之人，雖禮所不及，然家有長幼，不欲外人窺之。家迫明公之樓，出入非便，請從此辭。」晦即日毀其樓。

溫大雅改葬祖父，筮者曰：「葬於此地，害兄而福弟。」大雅曰：「若得家弟永康，我將含笑入地。」葬訖，歲餘卒。弟彥博官至端揆，年六十四。大有爲中書侍郎。

陳叔達賜食於御前，得蒲萄，執而不食。高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母患口乾，求之不能致，欲歸以遺母。」高祖喟然流涕曰：「卿有母可遺乎？」因賜物百段。

霍王元軌，高祖之第十四子。魏徵與之言，未嘗不自失也。爲徐州刺史，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，或問玄平王之所長，答曰：「無長。」人問其故，玄平曰：「夫人有短，所以

見長。至於霍王，無所不備，吾何以稱之哉！」

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：一德行，二忠直，三博學，四文詞，五書翰。

薛元敬與伯收、族兄德音齊名，時人謂之「河東三鳳」。收爲長離，德音爲鸞鷲，元敬年最小，爲鵲鷄，天策府參軍兼記室。時房、杜處腹心之寄，深相友託，元敬畏於權勢，竟不至狎。如晦常云：「小記室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疎。」

崔仁師治青州逆獄，惟坐魁首十餘人，餘皆原免。勅使至青州，更訊諸囚，咸曰：「崔公仁恕。」皆無異詞。又刑部以《賊盜律》反逆緣坐兄弟没官爲輕，請改從死。仁師駁議，以爲父子天屬，兄弟同氣，誅其父子，足累其心，此而不顧，何愛兄弟。竟從仁師之議。

唐臨爲萬泉丞，有輕囚十數人，會春暮時雨，臨令歸耕種，與之約，令事已自歸。令爭之，臨曰：「請自當其罪。」令在假，臨出囚，囚皆感恩貸，至時畢集詣獄。臨由是知名。後爲大理卿，高宗親錄死囚，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，臨所入者獨無言。帝怪，問狀，囚曰：「唐卿所斷，既非冤濫，所以絕意爾。」帝歎曰：「爲獄者不當如此邪！」

張文瓘爲大理卿，嘗有疾，諸囚相與齋禱，願其視事，當時咸稱執法平恕。上元二年，文瓘拜侍中，諸囚聞改官，一時慟哭，其感人心如此。

徐有功爲蒲州司法，吏人感其恩信，相約曰：「若犯徐司法杖，衆必斥罰之。」由是人

【三】

時周興來俊臣用事「周興」原作「周興嗣」，守山本、宛委本同本書，據《舊唐書》卷八五《徐有功傳》改。

【四】

以執政枉獄「執政」原作「執政」，據守山本、《舊唐書·徐有功傳》改。

【五】

蕭至忠「至」原作「志」，據守山本、《舊唐書》卷八八《陸象先傳》改。

爭用命，終於代滿，不戮一人。時周興、來俊臣用事【三】，有功爲理官，以執政枉獄【四】，前後三經斷死，而執志不渝，酷吏爲之少衰，時人比漢之于、張焉。或曰：「若獄官皆然，刑措何遠。」

陸象先清淨寡欲，不以細務介意；言論高遠，雅爲時賢所伏。崔湜每謂人曰：「陸公加於人一等矣。」太平公主用事，宰相岑義、蕭至忠、崔湜咸傾附之【五】，唯象先孤立，未嘗造請，亦以此免禍。

狄仁傑爲并州法曹，有同府法曹鄭崇質，母老且病，當使絕域。仁傑曰：「太夫人有疾，而公遠使，豈可貽親萬里之憂。」乃詣長史蘭仁基，請代崇質行。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，因謂曰：「吾等獨無愧邪！」相待如賓。後爲平章事，則天謂曰：「卿在汝南時，有譖卿者，欲知其人乎？」仁傑謝曰：「陛下以臣爲過，臣當改之；陛下明臣無過，臣之幸也。不願知譖者。」則天歎息。

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，以終其身。及卒，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，其子孝友，遵其素約，皆拒而不受。

楊綰久積公輔之望，及大拜，詔下，朝野相賀。綰素以德行著聞，質性貞廉，車服儉朴，居廟堂未數月，人心自化。御史中丞崔寬，家富於財，有別墅在皇城之南，池館臺榭，爲當時第一，寬即日毀拆。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，聞綰拜相，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

四。京兆尹黎幹驕馭百餘，亦即日減損，留十騎而已。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，不可勝數。其鎮俗移風若此，人以爲在楊震、丙吉、山濤、謝安之上。

郭子儀事上蓋誠，臨下寬厚，所至之處，必得人心。田承嗣方跋扈魏州，傲狠無禮，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處，承嗣西望拜之曰：「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，今爲公拜。」李靈曜據汴州，公私財賦一皆遏絕，獨子儀封幣經境，持兵衛送，其爲豺虎所服如此。代宗不名，呼爲大臣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二十年。校中書令考二十四，權傾天下而朝不忌〔六〕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，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。富貴壽考，繁衍安泰，哀榮終始。人道之盛，此無缺焉。

李勉爲江西觀察使，部人有父病，以蠱道爲木偶人，署勉名位，瘞于其壠。或以告勉，勉曰：「爲父禳災，亦可矜也。」舍之。

權皋爲安祿山從事，察祿山有異志，欲潛去，又慮禍及老母。天寶十四載，祿山使皋獻戎俘于京師，過福昌，福昌尉仲暮，皋妹婿也，密以計約之。比至河陽，詐以疾亟召暮，暮至，皋示已暗，瞪暮而瞑。暮乃勉哀而哭，手自含襲，既逸皋而葬其棺，人無知者。從吏以詔書還，皋母初不知，聞皋之死，慟哭傷行路。祿山不疑其詐死，許其母歸。皋時微服，匿跡候母于淇門，既得侍其母，乃奉母晝夜南去。及渡江，祿山已反矣。由是名聞天下。其子德輿爲相。

〔六〕

權傾天下而朝不忌

「而」原作「雨」，據宛委

本、《舊唐書》卷一二

〇《郭子儀傳》改。

涇師作亂，駕幸奉天。兵部侍郎劉迺，卧疾在私第，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，迺稱疾篤。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，迺託瘴疾，灸灼偏身。鎮再至，知不可劫脅，歎息曰：「鎮亦嘗忝列曹郎，苟不能死，以至於斯，甯以自辱羶腥，復欲污穢賢哲乎！」歔歔而退。迺聞駕再幸梁州，搏膺呼天，絕食而卒。

淮西之師，汴帥韓弘驕矜倔強，常倚賊勢，索朝廷姑息。惡李光顏力戰，陰圖撓屈，計無所施。遂舉大梁城，求得一美婦人，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，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，計費數百萬。乃命使者送遺光顏，冀光顏一見悅惑，而怠于軍政也。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壘，曰：「本使令公，憂公暴露，欲進一妓，以慰公征役之思。」光顏曰：「今日已暮，明旦納焉。」詰朝，光顏乃大宴軍士，三軍咸集，命使者進妓。妓至，則容止端麗，殆非人間所有，一座皆驚。光顏謂來使曰：「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，捨美妓見贈，誠有以荷德也。然光顏受國家恩深，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。今戰卒數萬，皆棄妻子，蹈白刃，光顏奈何以女色爲樂。」言訖，泣涕嗚咽。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。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，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。自此兵衆彌加激勵。

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，三年不沐浴。事繼母薛氏三十年，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。

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，李德裕知其無私，奏爲京兆尹。仲郢謝曰：「自不期太尉恩

獎及此，仰報厚德，敢不如奇章門館。」德裕不以爲嫌，仲郢嘗感德裕之知。大中朝，李氏無祿仕者，仲郢領鹽鐵時，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，知蘇州院事，令以祿利贍南宅。令狐絢爲宰相，不悅。仲郢與絢書曰：「任安不去，常自愧于昔人；吳詠自裁，亦何施于今日？」李太尉受責既久，其家已空，遂絕烝嘗，誠增痛惻。」絢深歎，與從質正員官。

徐晦爲楊憑所薦，憑貶臨賀尉，交親無敢祖送者，晦送至藍田。時權德輿爲相，與憑交分最深，聞晦之行，謂晦曰：「無乃爲累乎？」晦曰：「布衣受楊公之眷，方茲流播，何忍不送？」如相公它日爲姦邪所譖，失意于外，晦安得與相公輕別？」德輿稱之于朝。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，曰：「聞公送楊臨賀，肯負國乎？」

任迪簡爲李景略判官，性厚重。嘗有軍宴，行酒者誤以醯進，迪簡以景略性嚴，勉爲盡之，歸而歔血。軍士聞之泣下。及景略卒，軍士皆曰：「判官仁者。」奉以爲帥。

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，貶儋州吉安丞。貞觀二十三年，改洹水丞。時張亮兄子皎，流配在崖州，來依義方而卒，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。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，使奴負柩，令皎妻抱其赤子，乘義方之馬，徒步而還。先之原武葬皎，告祭張亮，送皎妻子歸家，乃之洹水。

元德秀，字紫芝，以不及親在而娶，終身不婚。曰：「兄有子以祀先人矣。」先是，兄子無乳媪，德秀自乳之，數日湮流，兄子能食，乃止。其後兄子婚娶，以家貧無以爲禮，求

爲魯山令，以誠信化人。秩滿，結廬陸渾山，有長往之志。屬歲飢，庖廚不爨，彈琴讀書，怡然自得。房瑄每見德秀，歎息曰：「見紫芝眉宇，使人名利之心都盡。」及卒，門人相與諡爲「文行先生」。

元德秀爲魯山令，有盜繫獄，會縣界有虎暴，盜請殺虎贖罪。德秀許之，胥吏爭曰：「盜詭計苟免，擅放官司囚，恐爲累也。」德秀曰：「吾不欲負約，如有累，吾自當之。」即破械出之，明日盜負虎而還。

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，字龍府，自襁褓迨于懸車，凡事十一君，越七十載，所在無官謗，無私過，三持使節，不辱君命，士無賢不肖，皆恭以接納。晚年背偃，時人咸曰：「鄭偃不迂。」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，親族之間無愛憎，恬和自如，性尚平簡。及致政歸洛，甚愜終焉之志，卒年八十。

後唐趙光逢，幼嗜墳典，動守規檢，人目爲「玉界尺」。弟光允爲平章事，時謁問于私第，語及政事。它日，光逢署其戶曰：「請不言中書事。」清淨寡欲，端默如此。光逢兩登廊廟，四退邱園，百行五常，不欺暗室，搢紳咸仰，以爲名教主。

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，劉守光攻陷滄州，兗被擒，族誅。子琦，年十五，將就戮，有趙玉者，幽薊義士也，久游究門，見琦臨危，給謂監刑者曰：「此子某之同氣也，幸無濫焉。」乃引之俱去。琦病足，玉負之而行，逾數百里，變姓名，乞食于路，乃免于禍。琦仕石晉，